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英] 乔治·马戛尔尼 约翰·巴罗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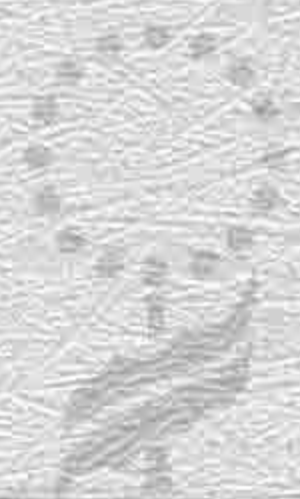


纪念版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英〕乔治·马戛尔尼 约翰·巴罗 著

柯高济 柯毓宁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 (英) 乔治·马戛尔尼, (英) 约翰·巴罗著; 何高济, 何毓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414-9

I. ①马… II. ①乔… ②约… ③何… ④何… III. ①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1793 IV. ①D8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4933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英] 乔治·马戛尔尼 约翰·巴罗 著

何高济 何毓宁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414-9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定价: 62.00 元

George Macartney, Edited by J. L.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Longmans, 48 Grosvenor Street, London, 1962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据朗文出版社1962年版译出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THE SECOND EDITION)

Printed by A. Strahan, Printers Street, 1806

《巴罗中国行纪》据斯特拉恩出版1806年版译出

此书的翻译出版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资助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录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

中译本说明	3
风俗和品性	5
宗教	17
政府	25
司法	30
财产	34
人口	38
赋税	42
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	47
商业和贸易	53
技艺和科学	64
水利	75
航行	77
中国语言	80
结论	82
附录 基朗医生记中国的医学、外科和化学	83



巴罗中国行纪

中译本说明	115
声明	117
第一章	118
第二章	132
第三章	172
第四章	204
第五章	236
第六章	263
第七章	350
第八章	384
第九章	428
第十章	488
结语	506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

中译本说明

1793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使者们满怀热忱从英国出发,期望在北京与清廷达成贸易协定,并在京设立领馆。然而,在一堵封闭的墙面前,英使碰了钉子,一无所得,铩羽而归。尽管如此,使者们毕竟有幸进入这个对他们来说仍然神秘的大帝国,得以亲身观察它的方方面面,所以,上起大使、副使本人,下至使团成员,几乎都留下了出使日记、行纪等,记录这次出使过程和对中国的观感,数量之多,就一次出使而言,历史上是罕见的。大使本人的日记,早在民国五年已有文学家刘半农的中译本,刘氏对这位大使日记十分推崇,形象地在序里说:“吾初读此书,亦恍如一白首老人坐吾旁,为吾娓娓道乾隆遗事。”除日记外,大使先生还据他在华的见闻,谈他的观感,作出他的评述,这篇文献,英国学者克朗默尔-比恩(Cranmer-Byng)在编辑有关马戛尔尼使华文献^①时辑入他的书中,中译文依据此译出,另一随队医生基朗(Doctor Gillan)也有一篇记中国医学的文章,一并译为中文,供参考。

英国当时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在世界

^① *An Embassy to China, 1793-1794*, Longmans, 1962.

上居领先地位,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看停滞不前、仍然保守的清代中国,自然会感到它的愚昧和落后。落后并不可怕,如果认识到差距,作为主宰国家命运的领导人高瞻远瞩,学习先进,在国内推广科学技术,改变落后局面,也能迎头赶上,增强国力,抗拒外侮。这样的榜样是有的,如俄国的彼得大帝。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毫无感觉,麻木不仁,甚至根本不承认对方之先进和自己的落后。马戛尔尼在华期间敏锐地觉察到,对于英国赠送的含高科技的礼物,“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那些参观过英国先进仪器的大臣,都漠然视之,好像这些都十分寻常,没有什么稀奇。如此的表现倒使英人放下心来,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大帝国不思改进,仍将继续它的落后状态,所以50年后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终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帝国的大门。

何高济

2010年3月15日于北京

风俗和品性

我若敢于谈中国人的风俗和品性，对此我必须一开始就承认我绝不是一个合格的评论员。尽管得到一位忠诚有才的译员帮助，尽管拥有许多有利条件，因为我的身份使我能够与头等干练人物交流，而且我旅行过中国广大地区，但我仍然感到难以避免犯错误。由于我不懂语言，有时误解人意，在我们要用手、眼代替说、听的地方错会表情和态度，我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自我欺骗；但因我是无意识地让他人也上当，我坦白承认我的缺陷，预先通报我报道的实情。它将主要是我现场所见所闻的结果，哪怕不完整，而不是我从书上读到或在欧洲听到的。

我们不要忘记，现在中国有两个不同的民族（尽管总被欧洲人混淆），中国人和鞑靼人，他们的性格根本不同（虽则外貌几乎一样），而且各自受环境的影响，思想必定自然地有不同的倾向。他们都臣服于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君王，但区别在于，中国人是受异族统治，鞑靼人的主子则是自己人。后者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他们君王对前者的管治，而这种想象或许多少使他们在其君王的统治下感到宽慰。犹如隶属于利窝尼亚（Livonia）大地主，或牙买加农场主的家仆和黑奴，尽管自己是农奴，他们仍自视比农夫和地里的黑人身份高许多。



若仅从早期旅行家乃至后来传教士的撰述去认识中国及其居民,那往往会是不够详细和不公正的。因为这些作者,尽管他们可能无意编造故事,仍然在他们谈事实时并不总是谈全部真相,这是一种导致几乎和虚构一样错误的叙述方式。

当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13世纪访问中国时,正值西部蒙古鞑靼人征服中国,以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汗为他们的首领。那个时期前不久,中国人已达到他们文明的顶峰,与鞑靼征服者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欧洲人相比,他们当时肯定是非常开化的民族,但自北方满洲鞑靼人最后征服以来,至少在这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在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正是因此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而且,尽管在他们和使团交际期间感觉到我们在许多方面比他们强,他们仍显得惊奇而不自愧,有时假装对所见无动于衷。在跟外国人交谈中他们毫无羞惭和自卑,反显得满不在乎,好像他们自己是优胜者,言行中找不到缺点和失误。

他们的礼仪,包括身体的各种动作,昂首和低头,屈膝或挺膝,合掌再分开,及其他许多行动,他们视之为良好教养和品行的完美表现,而把其他不会这一套礼节的民族看成是和野蛮人差不多。不过,一旦做完和行过这些繁文缛节,他们仍乐于回归悠闲随便的生活,跟他们信任的人自由交谈看来十分愉快,因为他们本性开朗,话多而且愉快。他们肯定非常惊奇地发现我们温和,好交,并且兴致蓬勃。

宫廷的特点是表面殷勤和内心猜疑的奇妙结合,讲究礼节实则粗鲁,假谦逊真顽固,朝廷各部莫不如此,尽管因各部首脑的个

人性格而有所改变；但我们风俗中特有的、真诚的礼貌，就他们对女性的态度而言，在东方人那里是不能指望看到的。

至于中国人本身，社交主要有一定的形式和规矩，平静而相当冷漠的态度，刻意的、虚伪的客气和夸张的表白。

女性被禁止露面的地方，必然就排除体贴的情意、温馨的表达、亲切的交流、情绪的宣泄、爱情和友谊的升华，而代之粗暴的关系、庸俗的乐趣、任性的讽喻，缺乏有时在我们自己人当中类似情况下出现的真情实意。道德，尽管是他们的共同话题，不过是他们行为中的借口。科学是入侵者，赌博是消遣，甚至最底层的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去都带上这一恶习。国家变了，恶习不改。我曾确实得知，在我们新殖民地威尔士王子岛定居的中国人，每年至少要向当地政府交1万元开赌场和卖鸦片的特许费。

每个渴望迁升的中国人都投靠某个鞑鞑要人，并表示对他效忠。但仆人对主子的憎恶十分强烈，以至于任何恩惠都不能改变，憎恶代之以感恩戴德。因这种隶属关系显得虚伪，这些中国人不严守信用，也就不足为奇。他们确实无诚信可言，可以答应你所求之事，但毫无实现之意，接着就无顾忌地违背承诺。在我看来，他们没有理由许下诺言，除非他们猜想他们就在当时顺着你说话。当被觉察或受到责备时，他们自己满不在乎，既不觉得奇怪，也不知耻。但不管怎样，明显的是，他们特别注意到，我们和他们打交道时严格守时和守信，因此对我们表示尊敬。

尽管中国的等级差异多半比别的国家更明显，但我仍时时注意到曼达林对他们的家仆十分厚道，和蔼亲切地跟仆人谈话；而作为报答，他们得到不懈的服务和忠心的侍候，从不间断。

中国家庭和朝廷一样也维持一种等级隶属关系。父权虽无限,但始终表现出仁爱和宽大。在中国,有时父母出卖孩子,抛弃婴儿,但只有在极端绝望的贫困条件下,孩子留在家里必然会饿死才这样做;而在亲情的纽带没有被父亲痛苦折断的地方,它就日愈加强,终生不变。

中国各阶层的特点中,没有比这种极其值得尊重的融洽关系更令人注目的了。亲情和责任手挽手共行,从不希望分离。父亲的慈爱总是感受得到,始终增长;儿子的依赖也完全为父亲所理解,他从不减轻它。不必劝诱孩子放弃遗产继承,或将他的继承物拿去抵押,也没有必要为一处固定的居住权而向父亲强索。根据中国人的观念,一户家庭只有一致的利益,其他的想法都是非自然的和不道德的。不孝之子是中国不生产的怪物;儿子即使在婚后仍大多继续住在父亲家;家庭的劳动都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共同进行,父亲死后长子往往保持同样的权威,继续与他的年幼兄弟维系同样的关系。

较好的房屋都显示一种豪华气派,甚至装饰也美轮美奂,但同时,至少在我们眼里,发现明显的不舒适和不方便之处——缺乏有用的家具。他们确实有用罗纱、纸、角膜和透明胶制的灯,色彩和工艺极漂亮,而且他们有桌、床、椅,宽松地铺上华丽的毡子、金银缎,及其他丝绸;但他们没有办公桌、衣柜、吊灯或镜子,他们床上没有被单,他们的寝具本身看来也不适用或令人舒适。他们和我们的习惯完全不同,就寝时不脱衣,而是躺在凹壁的榻上,仅铺上一张席,或薄薄的床垫,安置枕头和褥子。他们的房间,根据我们使用和方便的标准,设计或分配欠佳,少有用锁或门关闭的门,代



之以帘幕,按情况所需打开或拉撤。在冬季他们用地板下的烟道取暖,因为他们室内既无炉火壁灶,也无炉条,仅有时放上一盆炭火,不时换新。

即使上层的百姓,尽管喜欢衣着,一天总要换上几件,但他们的身子和习惯仍邈邈肮脏。他们外面的新袍用不同色彩的丝美饰(最高层的衣袍绣有金色的龙),而普通的衣服则用素丝,或者细黑呢;但他们的汗裤和内衣(根据季节他们一般穿几种)并不时时更换。他们不穿纺织的袜子,而用粗棉布裹足,经常穿上一双没有后跟的黑缎子靴,但鞋底将近一英寸厚。在夏季,人人一把扇子在手,不停挥扇。

他们很少穿亚麻或白布衣,他们穿的极其粗糙,洗得不干净,从不用肥皂。他们难得使用手帕,而是任意在室内吐痰,用手指擤鼻涕,拿衣袖或任何身边的东西擦手。这种习惯是普遍的,尤其恶心的是,有天我看见一个鞑靼显贵叫他的仆人在他脖子上捉骚扰他的虱子。

他们用餐不使用毛巾、餐巾、桌布、扁盘、玻璃器皿、刀和叉,但用手指帮忙,或用筷子,筷子用木或象牙制成,约六英寸长,圆而光滑,不很干净。他们的肉食都切割好,盛在碗里,每位客人有自己的碗。一张桌上至少两个座位,但从不超过四位。他们都喜食大蒜和辣味食品,而且共同用一个杯子饮酒,杯子虽有时清洗,却从来没有洗擦干净。他们很少用醋,没有橄榄油、苹果酒、啤酒、麦酒,或葡萄酒;他们主要的饮料是茶,或者用大米和别的菜蔬蒸馏或调制的酒类,按口味和度数而有所不同,有的酒相当好喝,类似烈性马德拉(Madeira)葡萄酒。